

记不清有多少次了,我到中小学给小读者演讲,孩子们往往会瞪大好奇的眼睛问我:沈老师,你作为一个动物小说作家,一辈子跟动物打交道,那你最喜欢什么动物呢?

每每听到这样的提问,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:在所有的动物中,我最喜欢马!

马属动物起源于6000万年前新生代第三纪初期。家马是由野马驯化而来,马是人类成功驯养的家畜之一。马伴随人类走过千年生活道路,曾经是人类最重要的生活伙伴。人类文化浸透了马的印迹:路叫马路,动力计量叫马力,阿谀奉承叫拍马屁,偶尔失误叫马失前蹄,年老志不衰叫老骥伏枥……如果没有马,人类灿烂文化至少有一半会变得暗淡无光。时至今日,虽然马逐渐退出了人类生活舞台,除了马戏团舞台和马术比赛场,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用到马,但人类对马的情感并没有因此而湮灭。

我更是对马情有独钟。我对马的感情源自我年轻时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。上世纪60年代末,我在上海初中毕业被下放到云南西双版纳当农民。当时的西双版纳原始荒凉,村村寨寨还都使用马车,交通闭塞的地方还靠马帮运送货物。马属于大牲畜,集体财产,由生产队统一饲养和管理。我因身体孱弱,烈日下耕地栽秧时数次中暑晕倒,生产队长便照顾我让我去放马。这是一项轻松且自由的农活,我十分喜欢。我负责放养两匹母马,一匹是白马,名叫雪妮,另一匹是枣红马,名叫火焰。雪妮带着一匹两个月大的小马驹,也浑身雪白,名叫棉团;火焰的肚皮圆鼓鼓的,已怀有8个月的身孕。每天早晨,我去马厩将两匹母马牵出来,牵到寨子附近的箐沟或山坡,找一块牧草丰盈的地方,任由它们溜达觅食,而我则躲到树荫下,掏出珍藏的外国小说,细细品读起来。

放马第3个月,火焰临盆了。火焰是第一次做妈妈,且胎位不正,在傍晚折腾到子夜,仍未能成功分娩。这是腊月的一个夜晚,西双版纳虽地处亚热带,但我所在的傣家寨紧邻山脚,冬夜还是挺冷的,马厩四面通风,料峭寒风吹刮进来,已筋疲力尽的火焰身体一阵阵发抖。我怕出意外,就和前来接生的兽医一起将火焰抬进我住的茅草房里,还烧一盆炭火为它驱寒。凌晨4点,火焰终于产下一匹全身乌红的小

为马唱一曲赞歌

□沈石溪

马驹,我给小马驹起名枣枣。刚滑出产道的小马驹,浑身湿漉漉的,我怕小家伙冻着,便抱了一床旧棉絮,盖在小家伙身上。火焰因为是难产,流了不少血,身体已十分虚弱,侧躺在地上。当我将旧棉絮盖到小马驹身上时,火焰艰难地抬起头来,伸出舌头,在我手背上轻轻舔了一下。

这匹母马,已经虚弱得站不起来了,却仍没忘记要向我的善举表达谢意。

这以后,我明显感觉到,母马火焰对我有了一种特殊的好感。野外放牧,我只要一吹口哨,它就会带着小马驹枣枣飞奔到我身边。有一次,我将马匹牵到刚收割完的一片稻田放牧,我爬到树上去采摘鸡嗦果,一不留神从树上摔了下来,脚脖子严重扭伤,无法行走。危难之际,母马火焰来到我身边,无师自通地卧伏在我面前,任由我抓住它的鬃毛爬到它背上,小心翼翼地将我驮回寨子……

马是一种性高贵的动物,马通人性,马对主人的忠诚,不亚于狗对主人的忠诚。

现在回想起来,这一年零一个月的放马生活,是我6年知青生涯中最值得回味的幸福时光。轻松惬意,自由自在,尽享田园之乐。

一年零一个月后,我被抽调到100公里外的勐满小学当教员。临行那天,生产队套了一架马车为我送行,当我把行李搬上马车,车把式正要扬鞭跃马,突然,母马雪妮和火焰,还有小马驹棉团和枣枣,天晓得是怎么知道我要走的,竟然强行从马厩冲了出来,挡在马车前,雪妮和火焰踢咬拉车的两匹公马,棉团和枣枣咬住我的衣服,不让我走。车把式火了,用鞭子抽打雪妮和火焰,平时脾气挺温顺的两匹母马,这时却突然变得蛮横无理,向车把式炮轰,要不是车把式

躲闪得快,后果不堪设想。后来生产队长闻讯赶来,用套马杆强行将雪妮和火焰拉开,送我的马车这才得以驶出寨子。

就这样,对马的这份感情,在我心里珍藏了许多年。

自打开始写动物小说,我就很想写马。但我知道,在动物文学领域里,写马的小说已经很多,著名的有英国作家尼古拉斯·埃文斯写的《马语者》、中国作家张承志写的《黑骏马》、加拿大作家西顿写的《野马飞毛腿》、英国作家詹·奥尔特里清奇写的《奇异的蒙古马》、美国作家瓦特·法利写的《黑马》、中国作家王星泉写的《白马》等等。马作为一种美好的文学形象,早已深入人心。要想突破前人,超越前人,写出自己的特点,写出自己的个性,谈何容易啊。我也曾尝试着写过马,如《老马威尼》《牝马》《罪马》等,但都是篇幅有限的中短篇小说,在我所描写过的动物世界里并不占重要位置,只能算是一种练笔而已,自己很不满意。尽管我对马情有独钟,尽管我非常想好好写马,却因对前人写马的作品心存敬畏,始终没敢放开胆子写一写我最熟悉的马,写动物小说30年了,想写一部关于马的厚实的作品夙愿却一直未能实现。

2010年,我有机会去新疆、宁夏、内蒙古一带采风。在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,我有幸见到了闻名世界的普氏野马。目睹普氏野马在辽阔的草原和荒凉的戈壁自由奔驰的身影,我突然就来了创作灵感,我何不集中笔墨去写一写野马呢?家马都是从野马驯化而来的,现在改变方向了,要将家马驯化成野马了。这个题材非常特别,叙事角度也非常奇巧,立刻就让我产生了创作欲望。很多中外作家都写过马,但都是写人与马的情感纠葛,还没有人写过野马生活,更没有人写过家马驯化成野马的故事。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写成功。经过3个多月时间收集素材,又经过半年的伏案写作,终于完成《野马归野》的创作。我想通过这部作品告诉青少年读者,虽然我们到现在很少见到马了,但我们不该忘记马。马是独立的物种,马是独立的生命。马是人类平等的生活伙伴。马是人类最贴心的朋友。马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。我们人类不应该是忘恩负义者,我们应该怀着感恩之心来对待马,为马树一座巍峨的丰碑!为马唱一曲嘹亮的赞歌!

牛走了 马来了

□邓湘子

回到家乡的山村里,看不到一头牛了,却见到几匹马。

几十户人家的村庄,原来每户必养一头黄牛。春耕季节,吆喝声声,村边田垄和山坡梯田,都是牛的用武之地。如今,牛走了,马来了。马来到村里,与耕田无关。我看到村里人赶着马,去山脚砍下来的竹子和树木,驮建房用的水泥和沙石。马干活没有季节性,随时派得上用场。

冬日的午后,太阳偏西了,我顺着梯田边的小路散步,看到一匹灰色的老马站在山边的灌木丛旁。它背上的马鞍刚刚卸下来,搁在小路上。这时候,它应该去溪里喝水,到山坡嚼吃草料。可是牵着它的缰绳被系在灌木上,它的活动范围被限制了。这匹灰色的老马,呈扇形走了一阵,走不出缰绳的牵制,沮丧地安静下来,两耳耷拉,神情疲惫。

“秋宝,你到哪里去了?”我熟悉的一个老汉走来了,大声地吼起来,“要你放马,你把马拴在这里,你连个鬼影子都不见。”

没有人应答。老人气呼呼地走进了山边的一户人家,过了一会儿,押着个男孩走出来。

“要你去放马,你倒好,去看电视了。”老汉絮絮叨叨地说着,“电视从早放到半夜,你看得完?只看电视,就有饭吃?”

男孩快步走在前头,从我身边跑过去时,调皮地冲我笑了一下。看起来他的心情挺放松,并没有因为爷爷的责骂而显得紧张。他跑去解开缰绳,牵着马走。那匹灰色的老马脚步迟疑,不太情愿地跟着他走。

“现在的孩子,懒得出奇。”老汉走到了我的跟前,身上散发着汗腥味,“我这孙子,都上初中了,礼拜天回来了,要他做点事,这么靠不住。”

“他对放马没有兴趣,”我说,“他做感兴趣的事,就乐意了。”

“哈,你晓得他对什么事情有兴趣?他想要买摩托车。”老汉愤愤地说,“他缠着我买,还给他父母亲打电话。”

男孩的父母到外地打工去了,山村里基本上看不到青壮年人。“他会骑摩托车吗?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会骑呢!”老汉说,“不知道怎么会就骑了。”

“那你答应买吗?”我问。

“买是害他,哪里敢买?”老汉说,“周家院子的云生,磨不过他孙子,买了摩托车。他孙子把车骑到学校去,没有心思读书了,课也不上,骑着车到处玩,和街上游手好闲的人打桌球,输了钱就去偷商店,被派出所抓起来了。”

我有点吃惊,说:“那确实不能买。”

“现在的孩子,哪里像你们小时候,天天放学后去放牛,牛在耕田也闲不住,就去山上割草,生怕牛掉了膘。”他说。

老人家是看着我长大的,还记得我小时候放牛的事情。我的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暖流,看着眼前的山野,那些山坡和山沟变得更加亲切起来。那些地方,到处留下过我放牛的足迹和故事。我的牛斗架大获全胜,我兴奋极了。牛走丢了,天黑还找不着,我哭过鼻子。

老人家赶马驮了半天南竹,还没吃午饭,回家去了。

阳光很好,田垄上枯草金黄,山坡上南竹与树林交杂,叶子五彩斑斓。山风清凉拂面,吹来山野的清香。我看到男孩牵着马走进了梯田边的一条山沟,也朝山沟里走去。我想和他聊一聊。

山沟里流着一道细小的泉水,在阳光下安静地闪着银光。水边的枯草丛里长出了嫩绿的小草,爬在灌木枝上的马奶藤叶子还绿着,这些都是牛喜欢吃的。我想,马大概也喜欢吧。

男孩坐在一块大石头上,无所事事地看着老马在灌木丛里觅食。

“秋宝——”我远远地叫了一声。

男孩回过头,对我的出现感到有点意外。

“你好像不太乐意来放马。”走近了,我说。

“我爷爷啰唆死了。”男孩说。

“你不觉得你爷爷很辛苦吗?”我说。

“我晓得。”他说。

“你在镇中学住校,是吧?”我问。

“唔,”他皱一皱眉头,“我有好多作业,放假还有作业的。”

“作业你晚上赶一赶,”我说,“到山里来放马,晒晒太阳,其实蛮好。”他冲我笑了一下,似乎有点不好意思。

“你有办法让你家的马喜欢上你吗?”我问。

“带它到草料好的地方来。”他说。

“你找的这个地方还不错,”我说,“它鬃毛乱了,粘了好多刺果,你给它梳一梳。它身上长了吸血的毛虱,你给它捉干净。它会和你更亲近的。”

“你又没有放过马,”男孩说,“我们这里前几年都没有马,这几年才有。”

“我放过牛,我告诉你的这些事,都是我放牛时做过的。”我说。

“你把马当成牛了。”男孩俏皮地笑起来。

“牛和马都是食草动物,有许多共同之处。”我说,“你不信,去试试吧。”

“我家这匹老马,脏死了,臭哄哄的。”他皱了皱鼻子。

“你读过《小王子》吗?”我问,“一个法国作家写的一本书。”

“没有,我们课本里好像没有。”他说。

“小王子生活在别的星球上,他到了地球,看到许多好看的玫瑰花,却想念他亲手种的那株不起眼的玫瑰花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?”我说。

“他自己种的呗!”男孩说。

“你反应蛮快的,”我表扬他,“小王子想明白了,他付出劳动,和玫瑰花建立了一种‘驯养’关系,彼此有了感情,你应该读一读这本书。”

“你说,我应当‘驯养’我的马?”他看着我。

“你试一试,你会得到很多。”我也看着他的眼睛。

他把眼光向山野看去。我们都不说话,听山风吹过那匹老马觅食的灌木丛,发出窸窣窣窣的声响。

太阳落到了山岭,柔和的夕光里,山野宁静而辽阔。



故事马上开始

□陈诗哥

的人来说,有着怎样的启示呢?长久以来,我们任由汽车取代了骏马,任由汽车尾气取代草原上的清新空气,任由汽笛的噪音取代骏马的嘶鸣,于是我们的想象力枯萎,情感干涸,身体也退化了许多。请想想,如果我从深圳骑马去北京,那么我的体魄将会变得强壮,而且一路上,我将会写出多少或雄壮或优美的诗篇!

此刻,我只能静坐室内,事实上没有任何一匹骏马经过我的窗前。就像上述的那位印第安少女一样,我没有感到气馁,沮丧,而是提起铅笔,在纸上勾勒出一幅马的线条,然后闭上眼睛,尽力去想象,就像我国儿童文学作家熊亮、李娜和段虹所作的《纸马》那样,就像陈江洪所作的《神马》那样,就像日本儿童文学作家柳瀬嵩所作的《小白马》那样,我想象我画的马的嘴巴开始嘶叫,马蹄开始刨地,然后跳出纸面,腾空而起,我当即翻上马背,抓住鬃毛,跳出窗口,绝尘而去。

这时候,我体会到“天马行空”的魅力。我的马几乎脚不着地,就像武威的《马踏飞燕》雕塑,凌空而去,我根本分不清它到底是在跑,还是在飞,不过,又何必区分呢。我看见高山、森林、草原、村庄就在我的脚下,人们小如蚂蚁,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奔忙,我为此感到叹息,并把叹息交给过往的风。

我不知道这样奔驰了多久,是一天、一月,还是一年,我只知道,我的马不会疲劳,它不用喝水,不用吃草,

2014年1月29日 星期三

第1期 (总第40期)

■新春寄语

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,我的许多希望在春天,儿童文学是我永恒的春天。我心中的儿童文学,是和山川草木,是和莺歌燕舞,是和孩子们一起生气勃勃着,快乐着。

我寄希望于儿童文学。儿童文学,你不但需要快乐,需要想象,需要轻松,你还需要感动,需要感动之后的思考。

你要像山川草木一样,植根于大地。你也可以像小鸟的飞翔,但你仍要降落在大地上。你的家也在大地上。因为孩子们是生活在大地上的。请把目光专注地投向我们的孩子:写好中国式的童年。

我们的城镇乡村居住着无数的孩子,他们有的在欢乐中有忧愁,有的在忧愁中有欢乐,有的思念着远方的父母,有的享受着天伦之乐……他们每个人,都有自己的故事,都有自己的成长历史。中国式的童年,色彩万千,苦乐杂陈。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境遇中,有着不同的梦想。中国社会的发展经验和教训,也应当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讲述给他们听。这些故事一定是厚重的,他们的爸爸妈妈、他们的爷爷奶奶都有着丰富的体验和感受。讲一讲我们的生活是如何变动着,如何发展着,这一切,是如何在我们的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。让孩子们记住这个时代的英雄业绩、凡人小事,以及在社会变革中的卑劣。我们呼唤脚踏实地地的写作,展出这个时代的儿童文学的人物画廊。中国式的童年,有着丰富的内涵。书写好中国式的童年,可以提供健康坚实的审美趣味,大大丰富创作的题材和技巧。

我期盼着更多的成人文学作家和名家给孩子写作。我已经注意到名家的参与,他们的作品已引起儿童文学界的关注,例如赵丽宏的《童年河》的出版,受到许多儿童文学家和小读者的欢迎,让他们感到欣喜。但是,这一小小的收获,还是被称作“意外的收获”。成人文学作家为孩子写作应当成为一种常态。他们为孩子的写作,这不仅是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份精神财富,也是为自己储藏起一份精神财富。唤醒童年,全身心地回归童年,那是一段多么纯真的时光。能为孩子写作,把心交给孩子,是一种境界。

我还希望尽可能多的孩子读一点诗。发现诗意,感受诗意,这是儿童精神世界的理想状态。做到这一点,其实并不难。儿童对于生活的好奇心理、对美的探寻和感受,特别是丰富的想象力和对于语言音乐性的感受力,使他们从小与诗就有了一种天然的联系,他们是“天生的诗人”。

培养读诗的趣味,可以让你的情感丰富起来。现在我们常说“情商”,其实就是一种心理素质。一个人的感情世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丰富起来,但它还需要一种协调与平衡。读诗既可以让人感情丰富,反应敏锐,又让人学会感受和体验,学会抒发和表达。培养读诗的趣味,就是学会诗意地生活。

诗歌能培养一个人的良好气质,韵律帮助他们发展听觉,培养语感。儿童诗的明朗和情趣,又可以培养小读者乐观开朗的性格和幽默感。抒情诗可以丰富情感,使他们在品味诗歌中学会思考。

春天来了,万物在生长,我们在成长,儿童文学也在和我们一起成长。

儿童文学是我们永恒的春天。

走在春天的路上,走在成长的路上,走在儿童文学的路上,真好。

无论什么时候,它都是那么神采奕奕。

我去内蒙古转了一圈。内蒙古的大草原是骏马的天堂,在那里我似乎看到成吉思汗麾下万马奔腾,英姿飒爽。我还看到日本儿童文学作家赤羽末吉所作的《苏和的白马》里的那匹白马,它又一次夺得了赛马会的第一名。

我还去楼兰转了一圈。就像萧萧所作的《驿马》所说的那样,楼兰是一个像天堂一般美丽的地方,那是一个像天堂一般幸福的地方,天蓝蓝,水蓝蓝,羊白白,云白白。在那里我看到了驿马青杨和琥珀,它们奔驰在驿马的圣地上。

我还去瑞典转了一圈。在那里,我看到《长袜子皮皮》里的那匹经常被皮皮举起来的马,它看到我们似乎有点难为情。我表示理解,如果我被一位小女孩举起来,我也会难为情的……

我和我的马甚至还跑出地球,在宇宙中转了一圈,在宇宙中回望地球,那灯光像萤火虫般闪烁,别有一番味道哦。

最后,我们回到我的房子里:我的马静静地回到纸上,成为一幅安静的画;而我坐在椅子上,闭目回想这番奇妙的旅行。

良久,我才张开眼睛,注视桌子上的“马”字和马像,深深地感到“马”是一种多么神奇的动物,就连孩子们深深喜爱的马戏团也是以“马”来命名,关于这一点,老虎、狮子、熊、猴子等等不知有多少羡慕呢!

这时候,我听见屋外的鞭炮声响起了,人们的欢呼声响起了,是马年的脚步近了。于是,我有了一个新想法:我打算明天早上骑自行车在附近的社区转一圈。这辆自行车,我把它命名为“白马牌”自行车。

祝愿天下人的心中都有一匹骏马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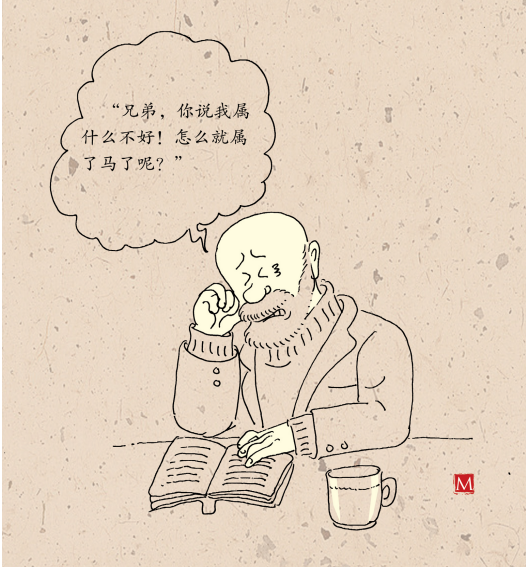
老马过年

咱们中国人看重属相,过农历新年的时候,总是喜欢看看自己来年的运势。如果赶上是本命年,就对自己的运程格外关注。这不,我身边就有一位属马的兄弟,正为本命年的事着急上火呢。

我这位兄弟姓马,又属马,今年又赶上马年,所以大伙儿给他起了个挺有艺术气息的外号——“三套车”,但我还是习惯叫他“老马”。老马长得结实,身量又高,后背展得极平,很有点成熟男人的气度。但老马的五官与常人生得不太一样,像是老天爷存心在他的眉眼间做了点手脚。怎么形容老马的长相呢?大伙儿都见过倭瓜吧?老马那张脸就像一个老倭瓜上摆上两粒玫瑰香葡萄,外加一蒜头,而且两粒葡萄和蒜头之间离得很近。蒜头下面的嘴是看不到的,因为浓密的胡须把嘴巴挡得严严实实,而脑瓜顶上则寸草不生。老马这张脸,就怕见他发愁,因为每当他忧郁的时候,脸上的零件儿全挤在一块儿了,看着真让人着急。这不脸上的零件儿又聚在一起了,肯定又在纠结!

“我说哥们儿,你说这书上讲的靠谱吗?如果书上说的当真,我今年的运势可真惨透了。你看啊!书上讲:属马人今年的财运忧多于喜,本来今年能得一聚宝盆,却让自个儿弄成‘片儿汤锅了’。你说我能不揪心吗?”

福虎自述



儿童文学——我永恒的春天

□金波

缪惟 图文